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中山先生逝世後的第三週年(文)——三·一八
的兩週年(純)——軍閥的殘局(華)——日俄
密約(皓)

建設的開始問題

中國的鹽稅與外國的稽核

紐約倫敦兩大市場在國際金融界的競爭

安瑪斯，哈底

舊夢(四)

粵漢廣九鐵路接軌的問題

雲松 南陔 重民 袁昌英 懋琳 梁明致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7. No. 171, March 17, 1928.

中華郵政特掛准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七卷第一七一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老運亨通

年當半百功成業立良田華廈子孫滿堂倦則高枕而息樂則任興而遊駕輕車乘快輪涉足於山水之間放蕩於形骸之外無俗事之累無凍餒之憂人生之樂莫過於此

然此等幸福非盡人所能享然致富之方未始非由人爲今有一法不費力不辛苦二十年後不知不覺即可富有萬金此法惟何即以君消耗費之一部每月省下存之上海銀行苟每月節存洋十五元者則二十年後可得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元以之頤養天年可以高枕無憂矣君欲未雨而綢繆以成將來之富翁乎此重大問題不可不早解決者也

上海銀行儲蓄章程索函即寄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上海太平洋書店

(出)(版)(預)(告)

被侵略之中國

劉彥著

財政學新論

馬場英一著
余叔奎譯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朱應會譯述

中山出世後
中國六十年 大事年表

現行國際法

齊協萬著

四開本 七百八十頁

紙面二册定價四元
布面一册四元六角

此書爲齊先生十餘年來研究國際法之專著，北京法政大學及中國、朝陽、中央諸大學均採爲講授之資。全書分四大部：第一部爲總論，第二部爲和平法，第三部與第四部爲戰爭法與中立法。包括平時國際公法與戰時國際公法於一書，搜羅宏富，說理詳明，並附錄重要國際條約二十三種。不特可作大學法科教本，亦爲研究斯學及服務外交界者之最適宜的讀物。

商務印書館出版

時事短評

中山先生逝世 後的三週紀念

民國十三年的冬天，國民黨總理中山先生因主張開國民會議，力疾北上，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在先生逝世後的三年內，由先生經過多少危難變化，所竭力保存撫養的國民黨，已經由廣東的一隅而統治十六省以上的區域了。先生所精心體驗的三民主義，已成了國民唯一的信條，深入全國國民的心坎了。這種迅速的成功，在軍事上，歷史上固然罕與比倫，在精神上更是前無古人，這都是先生偉大人格的表現。

同時在這三年之內，國民黨內部發生了許多紛糾，演成了許多悲劇，以致功虧一簣的北伐，至今還不會竟功，奄奄待斃的軍閥，至今還苟延殘喘。甚至有人因此惹起對於國民黨的懷疑，惹起對於國民革命前途的悲觀。其實都由於失去了革命的導師之故，假使中山先生還存在至今，必然不會發生這種現象，於此更可為先生人格偉大的反證。

一個偉大的人格，愈久而價值愈現。在中山先生逝去的第三週年，忠實的中山信徒，已經將黨內紛糾的結核剷除了，一時停頓的北伐大業，已是重張旗鼓，指日可以會師北京，肅清軍閥的

餘孽了。我們預想兩三個月之後，幾十萬的精兵練卒，浩浩蕩蕩地將中山先生的遺骸由北京的碧雲寺迎到新都南京來安葬，那種靜穆，嚴肅，雄大，悲壯的氣象，真是歷史上最大的光榮。

但是這仍是中山先生成功的一段落，先生的最大目的還是在建設新的中華民國。所以於結束軍政時期之後，便應開始訓政時期，以漸迅速地達到憲政時期。憲政時期成熟了，人民纔得到真正的幸福，中山先生纔得到最後的成功。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後死的黨員們，應該在先生的精神的指導之下，努力向前做去，纔不愧為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文）

三·一八 的兩週年

在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之下，殘殺人民本是不必希罕的事；過去幾年來層出不窮的慘案。那一件不是軍閥及帝國主義者蹂躪的結果。在歷年的慘案之中最值得我們痛心的莫過於「五卅」及「三一八」兩案。而後者尤堪噴血；前者為帝國主義者的大屠戮，而後者則為軍閥及帝國主義者聯合的大屠戮。死者既為國而犧牲，我們要對得起死者：第一先要熟記慘案發生時的社會，不斷的向死者及我們的公敵——軍閥及帝國主義者——進攻；要能消滅了敵人，便可永遠斷絕了慘案復起的可能；第二我們不要忘了諸烈士死難時的慘狀，我們對於死者總要有些紀念，「三一八」慘案的發生由於段政府向請願的青年放槍，這是軍閥的無道

；青年的請願由於抗議日本的補助奉系軍閥，派艦暗護奉系的艦隊，違犯了國民軍的封鎖令，向國民軍守護的大沽攻擊，這是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慘案距今快到兩年了，在此兩年內我們雖則不斷的向軍閥及帝國主義者進攻，但是至今尚未完全成功。我們敢要求國民政府二件事：第一不得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第二不得在任何狀況之下任用那些直接或間接負責慘案責任的軍閥或官僚。十五年三月間的段政府閣員及長官。為紀念三一八的死難者起見我們更希望那時所提議的合葬頤和園及立碑勒石等等現在不要忘記，將來還可實現，而負責的罪人自段祺瑞賈德耀以下俱有受法律裁判的一日（純）

軍閥的殘局

張作霖這般奉魯殘餘軍閥的末路業已到了，現在只不過是在那裏勉強的支撐殘局而已。他們的財政已經沒有辦法了！直隸山東兩省的地丁錢糧已經預徵了三五年，東三省的奉票已經跌落的一文不值。現在又在北京山東各大城增收房租；并在各處設「禁煙局」公然大批的賣鴉片煙。他們羅掘既窮，借着這一點的收入那能夠維持他們浩大的軍費哩？兩個月以來，北京政府拚命的運動外國人開關稅會議，直到現在還在那裏多方進行，這種「遠水自然不能解他們的「近渴」。

他們的軍心已經渙散了。孫傳芳在山東的軍隊號稱二十萬，

其實不過七八萬；這七八萬還是去年他渡江戰敗以後改編雜湊而成的，並沒有什麼戰鬥力。張宗昌褚玉璞的直魯軍從前沒有同西北革命軍打過仗，不知道西北軍的厲害，這些日子在直隸的大名一帶接觸了幾次，就北退了幾次，他們不僅喪失自信力，並且害怕起來了。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的軍隊都在京漢津浦兩路的前線，而奉軍的直系的軍隊都在後防，彼此勞逸不均，大懷怨望，因此軍心携貳。現在國民革命軍從晉北，直隸，河南，以至山東已經三面把他們包圍起來了；這些日子，他們在北京造空氣，忽而而言和，忽而主戰，無論弄什麼花樣，總是提心吊膽害怕不安的表徵。

就民心而言，凡奉魯軍足跡所到的地方，沒有不恨入骨髓的。據新近從北方來的人說：在直隸山東的奉魯軍只能大隊的行動，不敢小隊的亂走；假若他們在一百人以下的數目到鄉下去，那鄉下人們輕者把他們打死，重者把他們活埋，簡直一點不客氣。奉天是張作霖的巢穴，現在到處都是人民組織的「大刀會」，抵抗軍閥的虐待，聲勢浩大，蔓延的很快。這些軍閥實際上已經是受老百姓的包圍和攻擊，那還能夠有勇氣來正式作戰？這樣看來張作霖這般殘軍閥已到了自己要窮死，人民要恨死的程度。從前蔣馮兩總司令決定三個月打到北京，就最近北方情形看起來，儘

的可以摧枯拉朽的在一個月以內把他們掃盪淨盡。（華）

日俄密約？

日本自田中內閣成立以來，一方面積極地貫徹他的侵略手段，出兵山東，一方面復不斷地信使往還勾結蘇俄。山東出兵事件，徒然增加了日本人的負擔，損害了中國人的友誼，所以在最近的總選舉當中，已明白地受了反對黨的攻擊，招了選民的不信任。不過他的對俄政策，似乎還沒有十分惹起人家的注意。固然，幾多年前他在陸軍大臣任內時的西伯利亞出兵，也曾同樣地遭了損人不利己的失敗，大受當時輿論界的指摘，但是事過境遷，俄國爲取償半年來在中國所喪失的地位計，也許不惜揭開假面具拋棄十年來高唱之「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而公然與日本軍閥政府田中內閣協以謀我。聽說在這密約中，有蘇俄允將中東路權及其他在北滿的幾種利益讓與日人繼承享受，日本方面允在財政經濟上竭力幫助蘇俄等條件。他們彼此勾結的程度，究竟已否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局外人自然無從懸想。不過久原房之功，後藤新平先後赴俄後，不久又有俄國將派加拉罕到東京答禮之傳說，那末，他們兩國極力在拉攏，自是公然的秘密。就是日本全國各報似乎也不否認日俄間在秘密進行締約的這個事實。現在帝國主義既然沒有赤白的分別，我們受處分的「主人翁」自然祇有努力不分彼此地進行其打倒的工作。（皓）

建設的開始問題

雲松

上次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會議所議決的問題，照發表的宣言看起來，大致可分爲兩種：（一）北伐的完成；（二）建設的開始。現在執行這些決議的國民政府，對於第一個問題，好像已有十分的把握且有顯著的進展。却是那第二個問題，截至現在，似乎還沒有具體的計劃和動作。本來建設問題，是「茲事體大」，不容易於短時間，由少數人，猶其是那疲於奔命的政治領袖們，所能匆忙解決的。這當然是今天我們不能看見國民黨統治下的地方有甚麼建設的原因。但是本黨統治的地方，已占全國四分之三了；而統治的期間，平均亦有一年之久了；全國的國民，在本黨統治下的，當然是「嗚嗚望治」；就是那還在軍閥鐵蹄下過生活，如直魯和東三省的人民，也一定是「若大旱之望雲霓」了。我們如果到了現在，還不能開始建設，恐怕不特表同情於國民革命的人們，會發生失望和懷疑；而且反對本黨的和帝國主義者，都難免不藉此詆毀本黨無建設的決心和能力，

不錯，軍事還沒有結果以前，要開始建設，是很難的事。但是，建設的途行，是今日完成國民革命的必要的步驟，和基本的條件。因爲凡一個區域，經過革命之後，必有一番的破壞；如果破壞後不立即開始建設，那些已破壞的舊制度和舊勢力，是會漸漸「死恢復燃」的！也許過了若干期間之後，還要把原有深固的

根據恢復起來；那時再開始建設，當然是事倍功半了。故破壞後應即開始建設，是革命時必要的行動，否則革命是徒勞無功的事業。至少亦減少一半的功効。況且破壞後，如不建設，於革命進行上，亦有極大的不利和危險。因為革命過程的當中。全靠舊制破壞後，能樹立一種新制度和新勢力，來做擴大或補充革命勢力的工具。反之，如果破壞後，仍然任舊制度和舊勢力的存在，便足以擾亂革命的後方。所以總理的革命方略中愷切的申明，凡一個地方，軍事告終的時候，就應該開始訓政。所謂訓政，就是將建設的計劃，付諸施行。

近來論政的人們，對於建設的問題，也不無主張；然其中有時亦不少誤解，第一他們常以為建設問題，就是建築鐵道改良水利發展實業幾種問題。不知這些是不過物質建設的一部。真正的建設是整個的，而非零碎的，是要把一切舊時不良的制度破壞；而把全部新的有效的制度介紹進來。例如軍政，財政，經濟，都是組織新國家的最大要素，當然應該在新建設計劃之列。所以僅僅設立一個建設廳，或建設部，作為一種局部的事業，是根本上錯誤的。第二有人以為把舊時的名稱改了，就可以粉飾得一個建設的美名；例如改審判廳為法院等，簡直是一個笑柄。我們所要的，是實際的建設，非頭銜的建設。第三也有人以為在此過渡期間，建設的進行，還不宜「操之過急。」不知革命的建設，是

四

要根本的改造，非枝節的改良。例如財政建設，僅斤斤於收入的增加，或徵收機關和手續的改良，而不求租稅制度之改造，僅斤斤於人選的更迭，而不求行政組織，人材養成，和人材登進制度等的改造，是不會收建設的功効的。

此外關於建設開始的程序問題，下列幾點，也有研究的必要。

(一) 宣佈建設的大政方針 日本維新之初，先製成憲政大綱。前清預備立憲，亦曾宣佈立憲預備期限。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也有種種具體的提議。現在應把該宣言中認為應該及時可以實行的提議，從新提出宣佈，製成方案，交由各省政府，於一定期限內，籌備施行。使國人不至疑那宣言為不過一種宣傳品，或烏托邦或的空洞理想。

(二) 組織廣大的宣傳 近來中央鑑於共禍的劇烈，因有廢止羣衆運動的決議。我們以為在今日革命尙未成功的時候，共黨式的羣衆運動，雖應先禁止。然有組織的宣傳，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革命的進取，全靠造成一種熱烈的情感，和緊張的空氣。而此種情感和空氣，是非有不斷的宣傳，不能長久保持其溫度和密度的。況建設已要同時開始，所有建設的提議，都是為國人所未習聞習見的，苟一旦貿貿然從事，也許反生種種滯礙。我們以為目下宣傳的工作，應改由各地方政府會同各地方黨部連合執

行，先派有訓練的講演人材，前往各城市演講，并以書畫電影及假設模型等助之。較大的城市，并隨時由黨中要人前往，輪迴講演。同時應責成各地方，設立簡易識字學校，為成人不識字者補習之地；同時即可用為宣傳的場所。

(三) 定期召集國民會議 建設施行方案製成之後，除鄭重徵求國民之同意和評判外，施行之前，應以立法手續，製成法律，以示永久。月前戴季陶氏有一句話，很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目下一切設施，都由各機關命令自由創造；而非以法律定之的。我們以為，先總理遺囑，已說召集國民會議，尤應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國民政府屢次宣言也說要從速召集國民會議。現在是不是要履行這個宣言。不錯，國民黨代表大會，也是應該召集了。但是這個大會，到底不能和國民會議，併為一談。以黨治國，固為本黨不易之政綱；然而為對、取得權威，和對一般國民，取得同情計；國民會議，是不可少的。尤其在外交方面，各國現在不承認國民政府的藉口；是因為它僅代表本黨，而非代表國民。或代表一部份的中國，而非中國全體，其實我們深信國民政府，召集國民會議時，現在受軍閥統治的數省人民，也必秘密派代表參加。這是辛亥革命時已經做過的。同時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起見；也得有一國民會議，來做政府的聲援。或謂統一在即，可以稍待。我們却以為，統一後，此種形式上表示全國授權的舉動

，反為不甚需要。最近各國革命之先例，如俄國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的革命，革命政府即重開都馬，(Duma) 以為組織臨時政府的基礎。同年十一月七日，布爾札維克革命，亦即召集全俄蘇維埃會議。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後，即宣佈舊國會解散而召集國民會議於魏馬。土耳其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安格拉設立革命政府時，亦先召集一國民會議。(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 我們的辛亥革命，亦首先召集各省代表會議，和組織參議院，再組織臨時政府。

要之，建設開始問題，已成為必須從速解決的問題。任何政府，都不能再置之不理了。現在本黨武裝同志，對於完成北伐的問題，已有相當的計劃。我們希望長衫同志們，也及時努力不再作「無為而治」者罷。

中國的鹽稅與外國的稽核

南 陔

鹽稅為今日最大稅源之一，同時以善後借款的關係，亦受不平等條約拘束之一。國民政府為保存稅權與設法改正條約起見，當古應芬氏長財政時，曾經呈請中央政治會議，取消稽核機關，同時另設中國人自辦之鹽務監理局以代之。舉十餘年來所喪失的稅權，趁此革命時期，收歸國有，亦國民政府財政史上一件快事。萬想不到最近的統計上報告，鹽稅的收入，又發生問題。其意

因可就報告的原文中察出，姑將上海銀行週報上所登之去年鹽稅收入統計，轉載于後：

「去年鹽課淨存于各銀行之總數，爲五百三十五萬元，較上一年減少一千一百二十六萬五千元。各地截留之數，及是年依特別協定撥付各銀行之數除外，去年各省截留之數，共五千二百五十五萬七千元，上一年爲五千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元。據鹽課報告稱其減收原因，乃由內戰及武人干涉所致。」

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央鹽稅收入，以截留與減收之故，大受影響。政府爲維持稅收起見，只好恢復鹽務洋稽核機關，以重鹽政。姑將宋子文氏之恢復鹽務稽核機關公文，撮錄于後：

「查鹽務稽核各機關，原係根據民國二年善後借款合同而設，十餘年來對於整頓鹽務，頗著成效。在全國未經統一，及該項合同，未經修正以前，對於鹽務現有稽核制度本身，似不宜遽予廢除，以免影響稅收，紊亂鹽政。……值此北伐進展，軍需孔亟之時。欲期鹽稅收入暢旺，似以恢復原有稽核機關，爲最適宜。……所有業經克復各省區之原有稽核機關，均准恢復原狀。」

按此項通令未發表之前二月，上海英文字林西報，與日文每日新聞，均早有登載。字林西報並加以帶譏帶笑之批評，謂中國人自辦的結果，原來不過如此如此，讀之令人憤恨到萬分。同時並想到一九二三年英文中國年鑑上，曾經登載一段最近鹽稅史。

謂中國鹽稅，在一九〇九年以前，鹽務行政，向歸地方政府辦理。各地方政府所收鹽稅，除鹽務行政上開支而外，照例一律解歸中央政府。不過無論在任何一年之中，此項解款全部，未曾超過一千三百萬兩以上。民國初成立的時候，稅收情形，更形紊亂。自民國元年起，至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止，中央政府之鹽稅收入，統共僅二百六十萬元。稅收短少，出人意外。且大部份，均用在鹽務行政經費內。據年鑑上說，自善後借款成立，由外國稽核經手以後，一九一四年鹽稅淨收入，爲六〇・四〇九・六七五元，鹽務行政經費，只佔百分之九又小數七〇。一九一五年鹽稅淨收入，爲六九・二七七・五三六元，鹽務行政經費，只佔百分之八又小數四〇。一九一六年，雖有袁世凱洪憲之亂，而鹽稅收入，仍有增無已，淨數爲七二・四四〇・五五九元。繼此以後，趨勢更佳，抵還外債之餘，尚可以供中央政費之用，即近年北方所朝夕仰望之鹽餘是。

不過照此種統計而觀，是中國國家自管時代，鹽稅收入之歸入國家的，爲數寥寥無幾，大部份均不知向那裏去，且鹽務行政經費之浩大，更令人不解，可以說，明的與暗的措油，同時並進。乃一經洋稽核經手之後，大改舊觀，居然成爲最大稅源之一。自編年鑑之外人口氣中看來，大有自豪之意。我們平民，對此現狀，亦只好太說息：「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前清末年情形如此，民國初年亦如此。洋稽核之設，在稅收上，雖大大增加，在公民道德上，實將中國官僚之體面丟盡，實是『稽核在上，彰孰甚焉。』因此我們更想到一部關稅失敗史，何等的可恥，當領事代徵制破壞，華人海關復興案成立的時候（一八五四年），若非吳三官之貪財辱國，何至于使海關收稅權，喪失到這樣地步。（可參考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英美法領事與上海道吳健章所協定之上海關組織）從國恥史方面說來，吳三官真是千古罪人，但從中國租稅史說來，吳三官之道，也可以說是萬歲萬萬歲。

紐約倫敦兩大市場在國際金融界的競爭

重民

歐戰以前，英執國際金融界的牛耳；凡欲募借鉅額之債款者，不問其為政府，市政機關或實業公司，莫不先赴英京倫敦乞其援助。倫敦為全球獨一無二之國際金融中心市場，迄于此時為止，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底事實。乃歐戰一起，情勢頓變；不惟倫敦所能往外調動之資金漸次減少，不久英國且須向紐約市場求其通融資金，以便戰爭進行與工商事業之發展。戰前對於美本債權國；今則主客易位，美竟對於英國取得債權國底地位了。據 *Economist* 雜誌社之調查，最近數年間在英國市場上之新證

券發行額，有如左表。（以英金百萬鎊為單位。）

年 份	本國證券發行額		對外國證券發行額		合計
	本國證券	英屬殖民地證券	外國證券	合計	
一八二三年	三六	七六	八四	一六一	一九七
一九二四年	八五	七二	五二	一二五	二一〇
一九二五年	一五五	六一	一六	七七	二三二
一九二六年	一二九	五三	四八	一〇二	二三一

由此觀之，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兩年度之新證券發行總額固較一九二四年度稍有增加；但其所以有此結果者，乃係基於本國證券發行額之增加，至對外證券之發行額反減少許多。不過一九二五年度之對外發行額僅有七千七百萬鎊，係因到了是年四月英為恢復金本位制起見，一時採用防止現金流出之方針；對於倫敦金融界之承受外債參加取締所致。直至是年十一月三日方將此種限制全行撤除，故是年度之情形無妨視為一種例外的情形。一九二七年（即去年）倫敦金融市場之狀況可以左表覘其一斑。據 *Statist* 雜誌社之調查，是年上半年在英國市場上之新證券發行額如左。（以英金一百鎊為單位。）

年 份	本國證券發行額		對外國證券發行額		合計
	本國證券	英屬殖民地證券	外國證券	合計	
一九二七年 上半年	一〇三	三八	二二	一六三	
一九二六年 上半年	七一	三五	二八	一三五	

其總額雖較一九二六年之同期間稍有增加，對外發行額轉減少三百萬鎊。在是年夏秋之交，倫敦金融市場在國際間頗有活動。厄斯脫陸七厘國際公債，希臘七厘担保付證券及貝集六厘製菸債券在倫敦市場發行之際其認募數額均達原定數額之數倍。同時德國新債券之一部分有在倫敦市上發行之趨勢。倫敦金融市場一時頗呈活潑之景況；然亦不過曇花一現，其缺乏充分之投資力不久即得確切之證明。即對於芬蘭公債，撒克遜自由國公債等之應募成績殊不見佳。至遇有柏林市債在此發行，其枯澀之實狀益發暴露于外了。

紐約金融市場情況之變化，其方向與倫敦正相反對。歐戰以前，在紐約市上發行之證券幾全限于英國本國之公債及他項證券；且常受巨額資金之通融于對岸之英國及歐洲其他各國。據皮休氏之所調查，則起於一九一〇年為止，歐洲各國對於美國證券所投下之資金約為英金五十二萬萬元，（約值中幣一百零四萬萬元。）此內英國之投資當達英金三十三萬萬元有餘云。歐戰起後，紐約金融市場漸開始為國際間之活動，不惟將在外國人手中之英國有價證券陸續買回，且以鉅額之資金通融于歐洲各國。至最近數年，在紐約市上發行之新證券數額年有增加，一九二六年度遂達美金六十四萬萬元之鉅額。最近數年間，在紐約發行之外國證券，據美商務部之調查，有如左表。（以美金一百萬元為單位）

年 份	發行件數	舊債借換	新發行額	合 計
一九二二年	一三六	一四六	六八二	八二八
一九二三年	七三	八二	四一四	四九六
一九二四年	一〇三	三三二	八七八	一、二一〇
一九二五年	一五二	二四四	一、〇三一	一、二七五
一九二六年	二一四	一八四	一、一三五	一、三一九

美在歐戰期內，既以鉅額資金貸出於協約諸國，復對於戰後歐洲之復興，予以財力上之援助。因杜威斯案（為美副總統杜威斯所提出，因有此名。）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幸獲可決，德國之復興始有希望，是世人所公認的事實。從此年起他國證券之在美發行者異常增加，至一九二六年度，所謂戰時債務問題告一段落時，遂如右表所載，達美金十三萬萬一千九百萬元的鉅額。一九二六年銷售于美國金融市場上之外債，據美商務部調查之結果，其起債國之地方別如左，

起債國別	美對舊債之應募額 (美金百萬元)	美人對新債之應募額 (美金百萬元)	美人應募之總額面價額 (美金百萬元)
德國證券	五	二九六	三〇一
其他歐洲各國證券	一一	一九九	二一一
坎拿大證券	五八	二三八	二九七
拉丁亞美利加證券	一〇四	三五五	四五九
諸國證券	...	三二	三二
東亞各國證券	...	一四	一九
美國聯邦證券	五	一四	一九
合計	一八四	一、一三五	一、三一九

在美國市場上發行之德國證券自杜斯案實施以來漸次增加；至一九二六年遂超美金三萬萬元之數而為美國之第一大借主。然自是年尾起，德國多仰資金之供給于本國市場，其結果紐約金融市場之對德投資遂漸減少。一九二七年（即去年）一月在紐約市上發行之外國新證券其百分之六十五為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即中美南美各國）所發行。這種美資輸出方向的變換是很可以注意的。

英殖民地坎拿大之盛行輸入美資，亦為饒有興味之現象，在一九一〇年度，坎拿大所發行之證券，銷售于倫敦市上者占百分之八十一以上，銷售于國內市場者占百分之十七，銷售于紐約市上者僅占百分之一·五。至一九二六年則在倫敦募得之金額僅占是年度證券發行總額之百分之二，其募自國內市場者約占百分之五十，此外則皆募自紐約。英美兩國對坎拿大之金融的地位全行改換，坎拿大國內市場之證券消化力亦漸趨強盛，其自國發行之證券，應募者半為本國人民了。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紐約市場上發行之外國證券約為美金二萬萬七千八百萬元。此內之由拉丁亞美利加諸國發行者達美金一萬萬七千二百萬元，其數額之大，居第一位。是年五月內外國新證券之發行額均達空前之鉅數，兩者合計不下美金七萬萬三千七百萬元。乃入七月，因三三大銀行之採消極態度，證券發行之

成績殊不見佳。這並不是基于美國投資力底衰退，乃係由于美國金融界中於預心一到八月，法國及其他各國必需要巨額之資金所以時候時機的緣故。

美國對於資源豐富之俄，亦正在覓尋投資機會之中。英，美兩資本國將來或以俄國為舞臺而開始投資之爭戰亦未可料。此兩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之逐鹿，不久將入于短兵相接之境。一看最近柏林新市債發行時之情形可以明瞭了。

美國最近經濟發展之迅速，實受輸入巨額歐資，尤其是英資的恩惠。美國的國富，在一八六〇年，估計為美金一百六十一萬萬元。到一九二二年，增加為美金三千二百一十萬萬元；即差不多增加二十倍。但是在這個期間，法國的國富不過有三倍的增加，法國的國富不過有二倍多的增加。國際間富的分布起如此之大變化，無怪乎彼此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大有變更了。

最近英國之國際貸借關係，如左表所示，收支相抵後之餘數比較歐戰以前（例如一九一三年收浮于支金額為英金一萬八千一百萬鎊。）甚形減少。一九二六年因受煤業爭議之結果，英之國際貿易關係益趨不利；較之一九二五年，其進款項下減少英金九千六百萬鎊。國際貸借關係上，收支相抵後之餘數為對外投資最有力財源之一，自不待說。此項餘數既經減少，英國對外投資之減少無寧為當然之結果。據英國商務部之報告，最近數年間英

國之國際貸借關係有如左表。(以英金百萬鎊為單位。)

項	目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四年
商品及現金輸入超過額		四七七	三八四	三二四
政府會計項下海外支付超過額		……	一一	二二五
合計		四七七	三九五	三四九
海運業純收入估計額		一二〇	一二四	一四〇
海外投資純收入估計額		二七〇	二五〇	二二〇
短期利息及用金收入估計額		六〇	六〇	六〇
其他雜收入估計額		一五	五	一五
合計		四六五	四四九	四三五
收浮于支(+)或支浮于收(-)		(-)二	(+)五四	(+)八六

觀察美國最近之國際貿易狀況，因輸入之增加其輸出超過額有漸減之趨勢。輸入額何以如此增加？由于美國國內生活豐裕及對外債權所發生的收入為數頗鉅的緣故。據熙爾休教授之計算，近時美國資本之積蓄當年達美金六七十萬萬元。以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之數目為準，則美國所有之金硬幣總額為美金四十五萬萬元。全球所有硬幣之半數以上既為美國一國所獨有。則為免除現金過多之弊害，並資為推廣輸出貿易之手段，盡力于資本之輸出亦固其所。

近時紐約金融市場在國際間勢力底發展有如上面所述。然即

謂國際金融的中心業由倫敦而移到紐約似亦稍嫌太早。紐約的金利低于倫敦在英，美角逐上，固是有利于美國的條件。然美國的承受債券機關，其組織猶未達到完備的境地；並且關於銀行及證券交易所的各種法規，邦自為制，有欠整齊。這都是美人為確立並維持紐約在世界金融界上優越的地位所應當努力改善的地方。

安瑪斯，哈底

袁昌英

英國大著作家安瑪斯，哈底近世的惡耗傳來好久了。他今年八十八歲，壽命固然不可謂不長。然而在文學界這是多大的一個損失！我們由他的著作中素來仰慕他的天才，欽敬他的人格，他於今長逝，我們祇有這篇小小的介紹聊表敬悼之意。

聽說他的遺囑要將他的尸首埋在他一生敬愛的家鄉：Wessex。但是他的國家英吉利因為崇重他的緣故，定要賜他國葬。他的妻子不能抵抗這種榮典的誘惑，同時又不能違反丈夫的遺囑，所以取一個折中的辦法：將他的心挖出來埋在他的家鄉，將一個無心的哈底在當代的大臣宰相名流學者之前十分閃耀地送葬到 *Wesminster Abbey* 去了。哈底在著作中對於社會，對於一切勢力，都下有極嚴厲的批評，現在他親自受着這樣的待遇，九泉之下，當不知作何感想咧！

哈底生於千八百四十年。初年專門建築。至千八百六十七的

時候，大約禁不住自己天才的奔放，纔改事著作。四年之後，他的小說詩詞就陸續的一部部出世了。就他的作品的豐富而論，我們就知道他的一生與社會沒有直接的活動，然而他對於社會的影響却更爲宏大，更爲真切。

哈底是一個悲觀的詩人。他的那顆淒涼慈悲的詩心在他任何作品中總是暗淡的閃灼着。從哲學的觀點看去，他的作品是代表他的一種特殊的信念：就是，我們這個世界是被一種既不惡又不善祇是漠視人類的一切情感的勢力所管治着。任你人們歡笑也好，啼哭也好，這勢力總是千年如一日，昏昏憤憤，不聞不問。從藝術的觀點看去，他的著作是代表他所見到的這個世界。在這世界裏人的個性及慾望總是與那漠視一切的勢力相衝突，正如希臘的悲劇裏，人的個性及要求總是與運命，神明，或風俗相抵觸一樣。哈底的藝術的目標就是盡量的表現他自己的心，嚴刻的創造他所見到的真實世界。昏憤勞力支配底下的人的微弱無能，生命的短暫，無時不在他心裏盤桓着。人實在是一件毫無價值的東西！但是人果如此無價值，那又何必去寫他？哈底幸而有一種雙關的眼力，不使他變成先尼克或 *Pessimist*。他雖然見到人的微弱無能，他却也看見他的偉大的地方。從宇宙的無限無窮看去，人自然是一塵一蟻，隔日黃花，轉眼皆敗，毫無意義之可言。然而在奮鬥痛苦之中，從一個牛乳女的心底上看去，人是偉大的，人生是有意義的。他的作品中沒有一處會鄙視過人的意志，堅

忍與情感的。在他看起來，到頭來，一切都是虛無，都是毀滅，然而一切却仍是盡心盡意地生存着奮爭着，令人不能不贊賞欽敬。哈底對於人生所見到的悲劇，出於這個兩面的看法：人生一方面是偉大悲壯，一方面是微弱無能。

他的作品可分爲六類：

- (一) 小作品
 - Desperate Remedies*
 - A Pair of Blue Eyes*
 - The Hand of Ethelberta*
 - A Laodicean*
 - The well-Beloved*
- (二) 附屬作品
 - Wessex Tales*
 - Life's Little Ironies*
 - A group of Noble Dames*
 - A Few Crusted Characters*
 - The Trumpet-major*
 - Tao on a Tower*
 - Under The Green wood Tree*
- (三) 詩詞
 - Wessex Poems*
 - Poem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 Time's Laughing-Stocks*
- (四) 戲劇式的小說
 - Return of the Native*
 -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 The wood law ders*
 -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五)英雄傳記式的小說
Tess d'Urberville
Jude the Obscure

(六)詩體大劇——*The Dynasts*

哈底的作品共有二十二部。一生的工作可謂壯觀了！然而除小作品(一)外，其餘的都有一貫的氣色，可說是一個整體的建造物。進而言之，可比於一座巍峨的宮殿。正中，塊然生輝的正殿是他那部「詩體大劇」(六)。東西兩座極盡人工的大殿是那兩部「英雄傳記式的小說」(五)。前面連着四進大殿就是那四部「戲劇式的小說」(四)。至於其餘的偏殿側殿就是那些「詩詞」(三)及「附屬作品」(二)了。哈底原來是位建築家。他的作品到處受他的專門學問的影響。他的全體作品固然是一座偉大的建築。然而每部却也是一座立的，根基穩健的，綫脈均勻的，裝飾玲瓏的；大廈。在結構的美而言，他的小說可謂達了絕峯！

(一)「小作品」——這多是他初期的，及創造大著作時期中消遣的產品。它們祇能表現他的能力，不能代表他的天才，多是有趣味，有優美的小品。茲限於篇幅，不能詳論。

(二)「附屬作品」——哈底的附屬作品與我們前面所描寫的那座大宮殿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祇可說是些偏殿或裝飾品。然而它在各種形式與態度中也能給我們窺見著者的特殊的人生觀，不過這人生觀在作者心裏的真實深切的意義尙沒有表現出來而已

他的短篇小說……*The Three Strangers* 和 *The Withered Arm* 就是他那人生觀集中在一種強勁明麗的形式。前者可說是短篇小說中祇講 *Situation* 的最好例子。罪人藏隱着的恐懼，創子手對於自己職業的矜誇，罪人兄弟的驚怕——三者都寫得形形色色。後者是一種極暗淡陰霧的悲劇。一種可怕的迷信領導得這故事極迂緩的然而一步不放鬆的進行着。哈底的短篇小說，形式與態度各有殊異，然而這兩篇差不多可以代表一個大概。不過其餘的不如這兩篇的悲慘而稍含諷刺性就是了。*A group of Noble Dames* 是他描寫女性的一種極明顯而同時極機巧的模範。他對於女子心理的研究可說在這裏和盤托出來了。這些尊貴的女子有時不妨任隨自己的幻想做去，他時則又情願忍受極嚴酷的義務的驅使。她們的不定的行爲是不可避免的，並由何感直接發出來的，沒有經過理性的判斷的。*A Few Crusted Characters* 的用意與範圍比較的輕小，然而本身却是一件小小的傑品。一個男子久別之後，忽返故鄉。在郵政車裏他向同車客詢問故鄉故友的經過。歸客的態度，鄉民的談諧，真描繪得淋漓盡致。*The Trumpet major and Robert his Brother* 可說是特爲寫得使讀者快樂的。激動情感的地方固然不少，而且稍帶悲意，然而全篇充滿一種溫厚柔和的氣概，使讀者不能不優遊自喜的唸過去。*Two on a Tower* 的精神比較的嚴重，形式也比較的

緊張。它的好處不在詞藻與裝飾。全篇沒有一個多字，沒有一點外物來擾亂本題。酸鼻的悲劇。被離棄了的中年婦人如何的迷愛一個青年的天文家；她如何妒忌他的科學；後來際遇如何使他們初聚的快樂及後離的悲苦；她因失戀如何的自暴自棄的與神父結婚；少年重返了。她年老了，她如何的痛苦至死——描寫劇情的美滿及人物的深刻，哈底這裏可謂已造極。然而這部小說不能完全滿足藝術形式化的要求——藝術形式化的生命應該還可深進一層。*Under the green wood Tree* 已是哈底那座大宮殿的進口。我們在這裏可以一目千里，窺見裏面的浩大氣象。故事本身並不複雜，然而其精神及其所取的材料已預露 *Tess d'Urberville* 及 *Jude, the Obscure* 的先機了。鄉民如何的愛重生命，如何的忍受生命的痛苦，從容不迫的流露於樑楹間。這裏面的人物並不多行動，然而個個生氣勃勃的生活着。

(三)「詩詞」——哈底是一個哲理派與心理派的詩人。在抒情方面，他的成就算不大。抒情詩的大秘密在詞句的輕靈美麗自然，在表現人生的快樂與希望。哈底的詩是理性及腦力推敲而成的，不是出於天籟的，他的人生觀是悲涼絕望的。所以與抒情詩根本不合。然而在哲理及心理方面，他却有特別的建樹。根本上說起來，詩與哲學是不相謀的，然而哈底的哲理詩却很動人。現在人類的一切無意義的痛苦的存在都被他嚴嚴地很勇敢地表

現出來了。我們讀下去，理智與情感同時都受一種無限的激動。譬如以下的這首詩，令人讀了不能不覺得他是在說我們所要說的話。地球上的生物狂呼道：

Has some Vast Imbecility,
Mighty to build and blends
But impotent to tend,
Framed us in jest and left us now to hazardry!
.....
Or come we of an Automaton,
Unconscious of our Pains?
Or are we live remains
Of Goodhead dying downwards brain and eye
now gone?

哈底有些詩是一種象徵，完全出於想幻的。譬如 *The Supplanter* 一詩是描寫一個情人到他愛者的坟上送花，在守墓人家的裏抵抗不住守者的女兒的引誘。事後他飄然去了。隔年重來的時候，女子帶着一個小孩已成爲社會的唾棄物，在坟墓中飄泊。她要求他的憐憫，然而他漠然拒絕。

*He turns-unt pitying, passion-tossed;
"I know you not!" he Cries,*

'Nor know your child, I knew this maid

Bud she is in Paradise!'

And Swiftly in the Winter Shade

He breaks from her and flies,

這首詩確實表現一種真實境界，然而坟墓的景地却又很明顯地不屬於我們這個實在的世界，可說是幻想中的一種奇異的地方，一個象徵。

他的心理詩，雖不能說是傑作，却有相當的價值。對於我們的情感與幻想都有很大的鼓動力。譬如，一個妻子聽得她的丈夫忽然死了，被人扛回來了，她第一個痛苦的傾動，是她的屋子沒有弄清楚——然而最後却死於斷腸；又如一個不生育的妻子，十分想念丈夫，聽見他與別人戀愛，生有兒女，却恬然安守着，不相侵擾，都是極妙的比例。

總而言之，哈底的詩詞除了 *Dynasts* 之外都不能算為重要的產品，不過是他的人生觀的一部分之表現罷了。

(四)「戲劇式的小說」——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哈底一生的作品，合起來，成的一座巨大的宮殿。現在論到他的四部戲劇式的小說 *Novels in the Dramatic form* 我們已經進了前門，走入殿宇的正身了。其實這四部可以稱為戲劇式而 *Tess d'Urberville* 及 *Jude, the Obscure* 都稱為英雄傳記式呢？這

四部小說的動作是許多曲綫及再折綫所組織而成的，將幾個人，彼此有關係的生命織成一個單獨的而同時花樣複雜的，命定的模型。裏面所敘的是四個性格相反的重要人物。它的行程不是一個簡單直接的前進，是許多支流前前後後向着一個目的地奔進的。

Tess d'Urberville 和 *Jude, the Obscure* 所敘的是一個人的生命。一條大江蕩蕩漾漾直往前進。一曲高歌，傍着伴送到宇宙的盡頭處。這兩種小說的不同之點是：一種祇敘一個人的歷史一種却講一羣人互相關係的歷史。四部戲劇式的小說的人物除了 *Mayor of Castorbridge* 稍有不同外，都是兩男二女，兩個好的，兩個壞的。我們差不多可用一種方程式來表現他們相互的關係。茲以好男子 A^1 ，壞男子 B^1 ，好女子 A^2 ，壞女子 B^2 。在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A^1 愛 B^2 ， B^2 愛 B^1 ， B^1 愛 A^2 。

在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A^1 愛 A^2 ， A^2 愛 B^1 ， B^1 愛 B^2 。

在 *The woodlanders* A^2 愛 A^1 ， A^1 愛 B^2 ， B^2 愛 B^1 。

這種代數式的分析，自然不能表現哈底的尊嚴的藝術，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他故意將這些人物的生命引到悲劇上去的用心。但是情感的組織則又各相殊異。*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的情感組織被 *Bold wood* 的兇猛愛煽弄得複雜了。

Mrs Teobrihd 的驕傲及 Clym 對於世事與功力的灰心助成 Return of the Wative 的悲慘。在 Noddanders 裏面 Melbury 在那裏躊躇，不知道還是爲懺悔對女兒嫁給 Giles 好呢，還是爲名譽將她嫁給漂亮的 Fitzpiers 好呢，這個情景，增加動人之處不少。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Mayor of Costorbidge 雖然構造的形式是戲劇式然而實際上却是敘一個人的痛苦生命。Michael Henchard 原來是個田間束草的人。盛醉的時候，將他的妻子賣出去。醒後十分懊悔發誓二十年不喝酒。後來發憤自新，竟做了 Cesterbridge 的縣長。錢也有了，社會上也尊敬他了，如是妻室兒女也都破鏡重圓了。然而漸漸地，他的一切都沒有了：位置，財產，尊嚴及愛情都一一的煙消雲散了。最後，他慘死於泥窖中了。但是他的敗落的原因在他自己頑愆的性情。昏憤的仇勢力利用 Henchard 自己來毀滅自己。他很有向上的願望，然而他的性格的頑愆拖他往底下走。人總是盲目的勢力的玩物；任你如何奮鬥，到頭來，總是敗落無遺；在 Henchard 的歷史裏看來，誠可謂慘了！

〔五〕「英雄傳記式的小說」——任一班批評家如何攻擊，任英國社會如何咒詛，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Jude the Obscure 總是哈底兩部不朽的傑作。在這裏面，他的人生哲學，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七十一期

他的藝術，他的整個的天才，無一不輝煌明麗的流露出來了。Tess 是一個貧寒農家的女子，十分安分守己的伴着母親持家理事。不料他的日事酩酊的父親發見了他的祖上是古代的望族 D'Urbervilles。後來她的父母日更狂妄，家境日益凋零，不得已遣使 Tess 去向附近暴發戶，冒名 D'Urbervilles 的求援。

Alec, D'Urbervilles 是天生的壞蛋，竟想盡的法子將她污辱了。Tess 飲苦吞聲的跑回家。不一年生下的一個小孩，不久也死了。後來，她到別處農場上工作，遇着了她敬愛的 Angel Clare。成婚的那夜她將前事完全自白了。Clare 是個虛偽自負的男子，他的前罪 Tess 原諒了然而他却不能原諒她無辜的恥辱，竟將她離棄遠行了。Tess 以後備嘗艱苦，總以爲他有一日會重來。最後她的寡母及弟妹的經濟壓迫又將她落於 Alec, D'Urbervilles 之手。他果然來了。Tess 一時氣憤將 Alec, 一刀刺死，以求與 Clare 圓聚。兩人私奔七日之後，被捕了，Tess 被絞死了。事故祇如此。然而其中意味固非一二言語所能形容，祇有勸讀者自己去領略吧！其中描繪風景極其得力。Tess 笑時有歡愉的景地相配合。哭時亦有悽涼悲慘的背景相陪襯。總之，這是一部藝術化的創造物，令人讀了，沒有不心情動盪而爲 Tess 洒一掬同情淚的。

有的人說 Jude, the Obscure 寫得更有力更深刻。各有

一五

各的所好。此處無爭論之必要。Jude是一個心高意遠而力不足的男子。滿心立意想求智識發展，却為一個下等女子 Arabella 所引誘而終與之結婚。後來 Arabella 與他離異，他又作了一度的奮鬥，變為傳教的牧師。不料遇着了他的表妹 Sue Bridehead 發生了戀愛。這是一個聰明女子與他的意氣相投。因為他是已婚的人，不能與他結婚，遂與素不願意的人成婚了。然而後來，雖不敢顯然冒犯重婚之罪，而同居同食，生兒育女，被社會視為姦賊。最後兩人，抵不拒社會的壓迫，日落千丈。Sue 第一個敗倒了。她的兒女慘死了，社會重擔一層層壓上來了——最後她竟將自己的信仰反抗而重歸其夫了。Jude 也就回到 Arabella，死於窮苦恥辱之中了。Jude 的悲劇，靈肉相爭的悲劇。他有激昂的向上心，然而世界上的勢力用肉體的要求來籠絡他，陷害他。結婚，生小孩，賺飯喫本是他的天性。然而他的向上心並不能服從這天性的。所以我們說他的向上心陷害他的天性亦無不可。

(六)「詩體大劇」——The Dynasto 是哈底大天才的給品，是小說家與詩人同樹的一株不朽的仙花。他的小說表現他能用高超，尊嚴而富於情感的手腕描寫一件悲慘事。他的詩表現他對於音節韻律的權威。在 The Dynasto 之中二者俱備了。

哈底生於千八百四十年，幼時頗受老者談論拿破崙時英法戰爭的

影響。The Dynasts 就是從千八百〇四年拿破崙舉兵征英起至 Waterloo 為止的一幕歐洲大慘劇。其中除了人類的動作外，還有許多神明在傍觀望陪襯着。他這首大詩，雖然用戲劇式的形式寫的，却確是一首 Epic poem。他自己也就承認 The Dynasts 是一齣讀的劇不是一齣看的戲。這篇作品的價值倘有人懷疑，然而其氣魄的豪放，精神的浩大是無疑問的了。

小說

舊夢（四）

戀琳

五月初五。昨晚，到半夜，我已上了炕時節，我同房那巡官才回。今天老清早起來他又動身走了。只能從一種半朦朧中見到這高個兒小子，年紀不會過二十。然而一早他起來時却聽到他在洗臉完時用刀刮臉。大約這是應歸入歡喜修飾的一類年青人中。奉天并不是就缺好修飾的人，傑克朋友之一那個馬玉龍，就是一個單看背影也能知道這人是在體面上用過大功夫的人。不消說且可以和這類人容易逗女人歡喜了。

只須把被一甩便可起身的我，先因了那巡官老早動身已吵醒，到他走了後，却又不知不覺睡着了。第二次醒來，聽到大街上一個很近的地方，有鑼鼓聲音。像是死人抬喪的鑼鼓，然而多

聽一陳又知道只是些人打着玩，各樣方法全打，大致是過節的原故，大家高興鬧玩了。這鑼鼓在我心上却又打出一種異樣的調子，我因此想到凡是從鑼鼓聲音的意義上，從一個節期來去的意義上，以及從種種聯想上，都煩惱不堪。煩惱大約便是人身體壞睡不足，還想再勉睡一陣的我這時要睡也不能了，楊志從南院過來。

先是從門縫上看，我知道有一個人。但疑心是蔣平，這疑心是只有蔣平一類人才會從門縫悄悄兒瞧的，就在房裏遙遙的打招呼說是拜節呀！早呀！

「早呀，我以為你還不醒！」

楊志進來了，右脅下挾了一束大大小小不等的紙卷，左手是用手掌平平的端着一方石硯，硯裏已壓好了池的墨，是我趕忙起身第一眼先見到的。

「睡得好呵！」

「好極了。」

他把紙墨放在臨窗一張方桌上後，從袖子裏掏出一桿長鋒羊毫筆，我知道這來意了，却不理，且叫人來倒水洗臉。

同一的是傑克的朋友，寶二墩開口閉口喊我是「小口」，這個楊志則左右是「木老」兩字。這稱呼，在我都是覺得特別。從稱呼上似乎就已看到我已變成另外一個穿長袍罩小背心以及頭

上戴得是有紅珊瑚結小瓜皮帽的秘書官了。于是我第一次感到做官在試驗期中與我性質不合的地方。

對子不寫是好像對不起朋友面子，然而寫了對子還有中堂，屏條橫幅。且聲明着這是挂甚麼地方，那是挂甚麼地方，某一種最好作楊大眼造像體，某一種又以章草為頂雅致。把寫字當成一種極有興致的玩，我是有過一陣的。不拘甚麼紙也寫，這中也不求某碑某帖相近。這時却致秀才那樣人來點題，大小如所指定，雖說是好意，這好意真麻煩倒我了。倘若說，素壁真不怎樣雅觀，則與其寫一點詩與格言之類，倒不如貼一張素紙為好。可是這個主張沒有成立的好理由，以為貼不佳字畫不如不貼為詞，則反而以為我故意抬高，不願為人寫字，這在我的傑克恐也免不了此種誤會。沒有離北京時節，傑克從奉省寄紙張來，為別人轉屬我寫點什麼，便在信上先說一句不要吝于給人寫字的話，凡是由他轉來的，人是完全上等人！他倒以為我是瞧不起他朋友不願為人寫字了。這也不是傑克不了解我處，是不知道我不歡喜作這事，但定要在每一個朋友前都去誇張說，不外乎想把他弟弟全身武藝讓朋友曉得罷了。大約若果做了官，則這苦更有得是。因為這算苦事，好了定下潤格，固不必如華奎翁那麼貴，就折半又折半，朋友罷，親戚罷，真以字是很好足以放在大客廳裏挂的，要就拿錢買，那麼一來恐怕有許多人都不敢領教了。另一時，有朋

友笑我，把我的藝術觀維持到物質上認為是可哭的事，其實遇到這類的事情時，就是口上說說「我這是實底」也還無法可以得到把我從麻煩中開釋機會的。

不寫既不成，於是只好照所吩咐的一一塗上點畫。且落款，上面稱先生不成；稱老兄，好看來親暱一點。紙是四五人所有，稱呼却一律老兄，我還不知這幾個老兄臉長臉短。

預備吃楊志請我喝酒的牛肉筵席，吃不成，寶二墩家打發人用他自己的馬車來接我了。到他公館拜見了嫂子，這是一個用錢來把身子打粉的美觀一點而不知道方法的一個本地女人，年紀不到二十，第一面使我不忘的是見了人就笑，笑得有一點兒怪。臉為一種白粉蓋著。本來顏色只好從那一隻手上同耳朵下邊皮膚去認識了。這個人，若是讓她作鄉下大姐裝束，見了人便把頭略歪着用笑臉相迎，倒不失一種地道的美。此時經此一收拾，本來紅紅白白的臉上，又給蓋上一些粉，全身裹在一種不相稱的絲綢下，真只好作押寨夫人了。

「令兄前幾天還到這里說到你快來，我同你哥真歡喜！」

聽到說話却還像好聽，我就覺得很泰然，先預備着的腦髓顯然用不着了，便照例說我也常常聽家兄道及這里哥嫂人賢惠的。她把寶二墩說作「你哥」，我真難為情。聽是聽到過傑克同這人

很好，然而我先想不到他們會好到這樣。既這樣一說，客氣也是用不着，我就大膽同這女人來談話。

「你嫂子也到過中學校三年級的，是一個歡喜看小說的人，你作的全看了。」

「是吧，我見你作的詩，又見到戲，不過我歡喜的是你們鄉下的故事。」（未完）

通信

粵漢廣九鐵路接軌問題

致現代評論記者

最近外交上有驟視之似甚小，深察之則大有發生重大問題之可能性的一件事，就是粵省政府近與英公使英領事香港政府等往來酬酢熟。英國人不是好作無謂之拉攏而徒然酒肉徵逐的民族。他們一舉一動：都有計算，都能夠計算得很好的。他們這回大歡迎特歡迎李濟深比，是含有特別作用的。并不單是想來促進什麼省港商務，如外間所傳的。省港商務，自前年十月十日國民政府自動的解除對英杯葛以來，已漸漸恢復沙基慘案以前的狀況。雖在這一一年多當中，民衆不無忽斷忽續的反英運動，然是沒有很大效力的。任其自然商務便能夠向前發展，何勞促進？

故我一看見報載粵港政府交際的情勢，我便自問：他們拉攏是一定的了。然誰拉攏誰呢？大概彼此都有些意思罷。（中略）

原來粵港之間，有一個懸案，就是粵漢鐵路與廣九鐵路接軌問題。在陳炯明最後握廣東政權那幾個月當中，英國人也會努力運動過接軌的事。然無何孫總理又回粵來了。好事多磨，一直到今，又沈寂了好幾年了。這次英國人忽而接近粵政府，我猜測大約又是舊話重提。果然近來上海新聞報忽載香港電說，此間盛傳華人官場擬將粵漢廣九鐵路接軌。心至事來，如響斯應。我讀了不禁大駭。旋而往訪一個新從廣東回粵的朋友，問個究竟。他答：「事誠有之，但我料當局必不敢做。」英國想把庚子賠款作贖見禮，送回中國以修築粵漢鐵路，有些頭腦簡單的人，也許贊同。不過接軌問題，意義更重大，是很值得特別注意的。

查這二條鐵路，其在廣州的總站，相差不過：二三里之遙。一在珠江長堤之東，（廣九）一在長堤之西，（粵漢）若要接軌，是很容易的。爲什麼，英國人渴想甚于中國人呢？簡單一句話，是想把九龍做縱貫中國南北的幹路的最終點，而使香港爲中國全部商業金融的中心。香港現在僅僅是中國南部商業金融的中心，是大家所知道的。雖然是遠東一個重要商埠，然不是獨一無二的商埠。上海的繁盛，至少與它相頡頏。（可稱爲中國中部商業金融的中心。）而且上海到底還是只有租界，將來是難免中國

人收回的。永久的根據，要推香港。（中國人當然不是這樣想。香港不收回中國革命不算完全成功。）故無論是將來，或是現在，要想發展香港的商務，則把粵漢廣九聯成一氣，當然是最重要最妙的方法了。然香港做成中國的倫敦，廣州就要受爲僅僅一個經過的車站。近兩年來所拚命提倡的開闢黃埔計劃，可以立而取消，毋庸多此一舉。而將來廣州對於香港，就要等于南京之對於上海，數百年來爲中國南部商業中心的地位，就要根本推翻它的百餘萬居民也就要日陷于無養失教，污穢醜惡的悲境同時上海也恐怕受極大的影響，而降爲中國的利物浦。那末，縱使將來革命成功，能够把英人在華的勢力逐出國外，也不能禁其站在門外，操縱一切。故從中國的經濟上，政治上，中華民族的生存上，及國民黨對外根本政策上着想，接軌的事是沒有磋商之餘地的。香港如有提議，廣州應該拒絕。否則國民只有一致反對。故我希望粵省當局爲國家百年大利，格外慎重，毋墮英人圈套。尤望國民嚴重監視，毋令彼等墮人圈套。

梁明致

草于南京三，七。

此稿脫後，閱本日申報，知廣東代理建設廳長吳鐵城，已到香港接洽接軌事。似此事已有趨于實現之勢。贊成吾說者，望速起挽救。反對吾說者，亦望早抒卓見，以資參考。

作者附注

自 剖

(江小鶴畫封面)

徐志摩著
實價六角

「自剖」是一部不愉快的文集。看書如要熱鬧要「窩心」的不必看這部書。看書為要學得現成代嚼爛的學問與現成口號的不必過問它。看書為要照見讀者自己豐腴可喜的俊臉的也不必揭它的篇頁。它只是叫你愉快；它是一隻拉長的臉子，它是作者的一腔苦水。第一輯「自剖」是作者煩悶的呼聲。第二輯「哀思」是他對於生死的感想。第三輯「遊俄」是他前兩年經過俄國時的觀察，這輯裏至少末了一篇標題叫「血」的似乎值得「有心人」們的一瞥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四馬路北) 新月書店

中國國民黨 中央日報出版

-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革命的精神
-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臆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四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代理處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保怡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